

具。如果只是一味地迎合大眾，就會產生將讀者或觀眾水準越降越低的惡劣影響和不良後果。這也就是很多有心人經常在呼籲要提高報刊雜誌、廣播電視水準的主要原因。

而青年人，無可否認的，是接受力最強，可塑性也最大，却又最容易受到影響的，所以在和他們接觸時，所給予的一切，尤其應該慎重注意怎麼樣對他們加以帶領。而在辦一份專為青年人而設的雜誌時，至少要先維持高雅的格調，和安排富於啟發性的內容。

但在「愛的世界」創刊號裏，林林總總二十大類的內容，却只有「新知」、「創業」、「舞蹈」、「藝術」等類中極少數幾篇文章還算有些值得一讀的內容，其餘不是浮光掠影式的報導，就是只能聊供消遣解悶殺時間的閒話，也不過適合於「理髮小姐或女工程度」。尤其是幾篇對影星歌星所作的訪問，更是連標題都做得「亂沒學問」的，也就不必說內容之沒深度了。

當然，話說回來，這只是一本「創刊號」而已。打個比方來說，一個跑長跑的，如果起步差了一點，只要肯下功夫去調整自己，不見得不能再趕上前去。

所以雖然我們翻到這本「創刊號」的最後一頁，看到預告下期的內容，仍然不脫這期的「風格」，不免懊惱，但我們仍願意再翻回到第一頁來重讀總編輯林獻章先生所寫的，發刊詞的第四段：「我們努力的方向：使『愛的世界』正確而完整地反映出這一代的心聲，又能在思想上、藝術上、知識上、生活上給予年輕人許多啓示。」

不錯，這種「眼光和野心都亂大的」。但這的確是一個該向那裏去努力的正確方向，我們也真誠的希望「愛的世界」能達到這樣的成績，那麼就不會再聽到「說了半天鮮話，搞出這麼菜的東西來，真驢！」之類的評語了。（殷魯歷）

也是「愛的日記」

談「尼金斯基日記」，陳瑞獻·郝小非譯

民國六十一年八月，大林出版社印行

二十世紀剛剛啓動她的開端，便在藝術殿堂裏擺上了幾尊巨靈神，像繪畫的畢卡索，音樂的史特拉汶

斯基，雕塑的羅丹，或是文學的考克多等等，很奇怪的是，對於這批承先啓後，奠定現代藝術基石，開拓人類精神領域的所謂大師，在我們國人的記憶之中，總還算是保有面目清晰的印象，獨獨這位被尊爲「舞蹈之神」的尼金斯基，却是寂寞一隅，多少年來僅此一冊日記可循。若說我們冷淡現代舞蹈是不公允的，因爲不管是林懷民的「雲門舞集」或是瑪莎·葛蘭姆的來臺公演，都還成爲過話題，也正因此，這本「尼金斯基日記」更是彌足珍貴，兩位譯者的用心，只要有心的讀者們稍加留意，都會報以感激的。

尼金斯基是舞蹈藝術的一顆彗星，雖然他在舞時，其身形下落的速度否定了地心引力，雖然有許多觀眾擁在後臺口，就爲了一睹他退場的一個飛躍，終於因爲他自省得太深，在二十八歲那年瘋了。這冊日記就是尼金斯基在那即將完全瘋狂的狀態之中寫就的，他自稱這冊日記（其實是三篇各有標題的手記，逐日寫在她女兒的作業簿上的）的寫成過程，是一種全然寫作的文學行爲，像他所最敬愛的托爾斯泰、杜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一樣，是記下對於神的訓示的一部份。

他的妻子在序上說：「到今日，他已死去十多年了，我再次把這部日記奉獻給你們，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興趣，並且，作爲精神病學者的一部讀物，能幫助了解尼金斯基心智的美麗的隱秘。」但是，我以爲這却是相當商業化的一段陳述，因爲在這部日記當中，尼金斯基所呈現出來的，是一種絕然純淨的寬柔心靈，是身爲一個藝術家必然的寂寞，於是，他很容易地便向人類奉獻上他的天才，甚至還將自己的身體當作交易般地去替換生活。於是他說：「我像基督那樣哭泣。我不是基督；我是尼金斯基，一個簡單的人。我有不好的習慣，但是我要棄除劣習。人們應該指出我的錯誤——我要他們關心我。我願關心別人。我要愛，不要惡意的關懷——我不要放縱。」來解釋他的「瘋狂」後的種種。

我們知道有許多惡意的中傷與關懷封閉了一個藝術工作者的天才，迫使尼金斯基不得不自人羣中退縮，任憑一己的「感覺」去生活，人說尼金斯基瘋了，然而在這部日記當中，却覺得他像一株蒼白的水仙似地俯視着這泓人慾底池水，由於池水污濁得有如一面墨鏡，不僅讓人看到了這株水仙的倒影，同時也看清

了人類——我們自己的另一種面貌。

於是我們要問：這是佛洛伊德所能够對付的問題嗎？或者也因此養成了一顆赤子之心呢？這就是尼金斯基的教訓。（柳南城）

教父教母的童話

看「妹妹與我」，海默著

民國六十四年四月，星光出版社印行

我們平時慣用「天真」這個詞來形容孩子們，就因為他們不像大人那樣，他們沒有受到環境的影響，或經驗的污染，在心靈上仍保有純真的天性。

而孩子們也有孩子們的思想，有孩子們的看法。這些想法與看法，或多或少，和大人們的看法想法會有一段距離。但有趣的是，在大多數情況下，倒是孩子們的判斷比較正確，更近乎真理，也許就是因為孩子們還保有純真本性的緣故吧？

然而，從另外一方面來說，孩子們在生長與發展的過程中，也必須由大人加以指導和教育，而不論言

教或身教，本身都可能教導「得法」與「不得法」的分別。問題就在一般大人們很容易只用成人的眼光和想法去管教孩子，他們的用心和出發點都是好的，但却很可能因為一些自以為是的心理而造成錯誤。而尤其習見的，是成人在言行兩方面產生不一致的誤失而不自覺。在言教與身教彼此矛盾的情況下，對孩子們就會有很不良的影響了。

在這些缺失方面，只有靠做父母的肯把孩子們當作一面鏡子，隨時平心靜氣地去觀察所反映出來的問題，把自己的錯誤加以改正。常常傾聽孩子們的童稚之言，那些聽來可笑的話語，也許正有值得你深思的道理在裏面。

海默先生這本由大華晚報甜蜜家的庭版上專欄集編而成的「妹妹與我」，正是一面可以讓所有的父母照見自己缺失的鏡子。

但這不是一本說教式的「父母經」，而是藉着一個孩子的日記方式，把很多教育問題用孩子的想法和看法寫出來。事情也許是再平凡不過，甚至可能在我的家庭裏發生過多次的日常身邊瑣事；問題却是平日可能只覺得「好玩」或「討厭」，就忽視過去的問題